

在荒诞中创造尊严

——论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本文赞同萨特在存在主义中宣称的“人被置于彻底的自由和随之而来的巨大责任之中，需要在荒诞中创造自己的尊严”。为了辩护他的观点，本文将首先声明人因为自由被置于荒诞的处境，阐述人不得不承担的巨大责任，最后声称人应当在荒诞中创造尊严。在论证过程中，本文将尽可能的反驳面临的责难。

一、人面对自由和责任

萨特以“上帝彻底缺席”作为存在主义的逻辑起点，宣称“存在先于本质”，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传统哲学认为人具有诸如理性的本质，正如工匠依据图纸制作有特定功能的裁纸刀一样，上帝依据人的本质创造有“特定功能”的人，这无疑是对人的物化；而在萨特存在主义中，“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世界不存在上帝，在人的实在出现之前自然也就不存在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由人的实在自己定义的，人的未来由自己选择，人因此才成为有尊严的人。

恰如萨特书中所举的年轻人面临照顾母亲和参军报仇的两难境地的例子。没有任何的哲学理论能够指导他做出恰如其分的选择。这个年轻人在这种受限的境地之中拥有选择的自由——依据自己的情感本能做出选择——从而创造了一种自己定义的价值。假如年轻人选择照顾母亲，其创造的价值判断就是对母亲确定的爱高于自己对于不确定的建功立业的渴望和复仇的意志。假如年轻人选择参军报仇，其创造的价值判断就是对不确定的建功立业的渴望和复仇的意志高于对母亲确定的爱。选择由年轻人自己做出，他拥有选择的自由也承担选择带来的责任。

在上面的例子中，人被置于什么都没有的荒野，不存在上帝定义的人的理性本质，不存在指导人的行为的理性天堂。人面临空荡荡的世界，被置于一种荒诞的处境中，人不得不自己做出判断，为自己定义道德，并承担定义道德随之而来的巨大责任。

若没有深入的理解萨特的存在主义观点，在此处可能会抛出此种责难：如果价值纯属主观创造，则无法谴责纳粹，因为纳粹可以声称“自由选择种族灭绝”。为了反驳这种责难需要指出两点。第一点，萨特并非否定基础的伦理道德，而是否定道德在人诞生之初就存在，尽管人的实在先于人的本质，人仍然应当遵循诚实善良等伦理道德。纳粹的这种行为毫无疑问是对基础伦理道德的践踏，这种自由选择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第二点，萨特存在主义中人拥有自由的同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巨大责任。纳粹的这种行径是一种“自欺”，其逃避选择带来的巨大责任。萨特认识到自由如果不和诸如平等仁慈等其他价值平衡将会导致灾难，此种责难是对存在主义的过分解读的误解。

有关于自由，可能会遭到马克思唯物主义者的驳斥：萨特夸大了人的自主性，忽视了诸如阶级划分、经济结构等历史物质条件对选择的制约。萨特在书中指出“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有组织的处境中，他是摆脱不掉的：他的选择牵涉到整个人类，而且他没法避免选择”。萨特明确承认诸如劳动、死亡、社会制度等客观处境的存在，但强调“自由”的本质是对处境的“超越”而非“无视”。尽管诸如阶级、经济条件的处境是选择的“前提”，但是人们始终可以自由确定如何应对处境，选择本身就是对处境的超越。例如，工人虽然受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公会、罢工或者反抗。

二、在荒诞中创造尊严

“只有存在主义配得上人类的尊严，它是惟一不使人成为物的理论。”为了进一步总结和延申上面的观点——陈述在荒诞中创造尊严的原因，本文有以下两个论证。

第一个，“人的选择是为全人类立法”，因为拥有自由，人在做选择的时候，也是自己为人立法的过程，这个责任不可转嫁不可避免，从而人会因为无法摆脱那种巨大的责任痛苦焦虑。为了身上肩负的巨大责任和为全人类“立法”的义务，人要在荒诞中创造尊严。第二个，尊严帮助我们对抗“自欺”成就本真。当人直面世界的荒诞时，可能会以“宿命论”或其所处的“社会角色”来自我麻痹，这种逃避行为即是“自欺”。创造人的尊严帮助人清醒的认知荒诞而后对抗“自欺”追求本真。例如，萨特所著《肮脏的手》中塑造了抵抗者雨果的形象。其明知道刺杀会有道德污点，仍自主选择并承担罪责。其“人通过选择成为自己”的行为恰证明其拥有人的尊严。

萨特在书中宣称“存在主义是唯一一种真正严肃地对待人、尊重人的尊严与责任，并赋予人至高地位的哲学”。在存在主义的观念中，世界是荒诞的，但人追问意义所在，人创造尊严。正如古希腊神话中的悲剧人物西西弗斯采取的“反抗姿态”，每一次选择都是对荒诞的局部胜利。萨特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其提倡“介入”现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抗击德国法西斯被俘，获释后投身于“把德国人赶出法国”的运动。在这之后他反对美国的侵朝战争、反对斯大林干涉匈牙利、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谴责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萨特做出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对世界荒诞的局部胜利，都在不断创造人的尊严。

显然，人在荒诞中创造尊严并不是一件易事。针对责任之下创造尊严，可能会存在这样的质疑：萨特有要求人“为全人类负责”，在荒诞世界中实为不可承受的重压，非但不创造尊严，反导致存在性的崩溃。此处的质疑是因为没有理解一个关键区分，萨特提出“为全人类负责”是为了反对“自欺性逃避”，而不是要求凡人担起救世重担。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据此批判存在主义不过是“中产阶级的哲学玩具”，没有照顾到挣扎求生的无产者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尊严的觉醒，无产者将会永陷“被剥削合理性”的自欺，无法真正获得生存的尊严，存在主义于底层而言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反驳这两个质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萨特的存在主义。萨特存在主义宣称“人是自己行动的总和。他不可能先于行动存在，唯有行动赋予他本质”，揭穿所有借口，逼迫人们直面现实，在行动中创造尊严，反而有效的对抗了现代性绝望。

在传统社会的认知中，尊严需要他者赋权。这会出现此种反对意见：萨特强调个体创造价值，但尊严需要社会承认，孤立的“人的尊严”如同空中楼阁会因为意义消失而崩塌首先需要强调，个人创造的“人的尊严”未必不会被社会承认，任何一种理论下的尊严得不到社会的承认都会面临意义真空，这不能说是存在主义的弊病。更进一步讲，人创造的尊严如果超越了时代，因为偏见、阶层等原因暂且不被社会所认同，这不代表所创造的尊严是没有意义的。就如梵高生前仅卖出一幅画，但其尊严在画布上永存，后世得到无限的追捧一样。社会承认滞后于尊严的创造是难以避免的，是社会系统性的弊病，不能被归结为是存在主义的弊病。

最后，本文希望能总结上面的辩护。萨特存在主义实际上宣称了，人被抛入无意义的宇宙，却因被迫自由而成为自身命运的立法者——在承担责任的选择中，人在荒诞中创造了尊严。如果不深刻理解萨特的存在主义，可能会质疑其导致道德虚无和过分夸大普通人的主观能动性；如果不深刻理解萨特的存在主义，可能会责难其不仅未能创造尊严反而导致存在性的崩溃和意义真空。通过萨特个人的人生轨迹也可以轻易看出，存在主义绝非象牙塔中的哲学思辨，其有着帮助我们直面现代性困境的现世意义。存在主义成功唤醒个体

的勇敢和尊严，批判“自欺”的逃避行为，赋予人们“介入”世界的力量。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的格言“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但没有这激情，人将更加无用”可以作为存在主义的耐人寻味的脚注。